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筆梨園 第二回 善掃興又遭惡掃興

紅樓易登，雅人堪戀。王孫芳草春風面。五陵裘馬入平康，萬兩黃金埋肉塹。金盡花憎，囊空柳厭。豪華才子遭輕賤。依依新結並頭鴛，淒淒舊日穿簾燕。右調《踏沙行》。說那地板上響的一聲，原來是江干城的肚兜線腳斷裂，內中一封銀子掉將下來，故此一響。馮人便忙去拾起，打開看時，是六錠雪白紋銀，驚道：「幸喜掉下此處，倘若街坊行走時掉下了怎好。」桂媽滿面春風接口道：「看來此銀，大數該是小女的。」干城笑道：「原是要送與令愛的。想是肚兜壞了，故此掉下，即請收了便是。」桂媽歡容笑口，接了銀子，即進內拿出一個繡花肚兜來，說道：「此是小女繡與我用的，如今轉送江爺。」干城接來看時，繡得佳妙，做得細巧，贊歎作謝了兩聲，就換下了腰邊的舊肚兜。

桂媽忙叫鴛兒備酒。干城即攜媚娘之手，登樓入房。馮人便也隨著。只見房中有胡琴，有琵琶，有笙簫，有羯鼓，凡取樂之物，無不週備。更有：

金鼎名香熏翠被，妝台青鏡理雲鬟。

二人並肩對鏡，媚娘把雲鬟扶扶，朱唇點點。干城笑道：「鏡中又有一媚姐，我將呼而出之。」媚娘笑道：「鏡中人今夜月明時，少不得到郎君枕上，何必相呼？」馮人便把手一拍道：「好趣話兒。」不多時，樓下酒已整備，鴛兒來請。三人下樓敘坐，呼盧行令，飲了一番。

鴛兒去取了鳳簫、胡琴來。媚娘接過胡琴，輕舒纖指，彈出一套《月兒高》：

流落煙花院，棲遲奈何天。背影偷彈淚，逢人強取憐。恁的情懷，有甚風流妍？無聊謾把、謾把絲弦絃。那更怨聲淒斷，寂寞轉添。天強移步，向花前，倩花來排遣。誰是瀟湘一段緣？

這首詞兒，是媚娘自傷薄命，遭此離亂，陷入煙花的話兒。干城與人便雖然不曉，也胡亂稱歎了一番。

媚娘又取過鳳簫，吹了又歌，歌了又唱。有了酒，桃腮愈豔，聲調越清，引得江干城欲情如火，將蒙朧醉眼注著媚娘，半時不轉睛。馮人便明白，抽身告別。干城忙忙一送，即轉身來，攜了媚娘登樓，閉了房門，急急抱了媚娘就枕。解去囉衣，但見酥胸白潤如脂，金蓮窄狹如線，真可愛殺，膿情難禁，不一時，雲收雨暢矣。

二人起牀，天色已暝。鴛兒高燒紅燭，又送晚酒入來。兩人牀前對坐。飲未三杯，干城問道：「姐姐今年貴庚了？」媚娘答道：「十九歲了。」干城又問道：「仙鄉何處？有何親人？係何來歷？」媚娘愀然蹙眉，低回想了一刻，答道：「妾今已為牆花，君來無非浪蝶，不過博一場歡娛採取而已。若欲說起根由，妾將青衫淚濕。君無益於妾，妾貽戚於君。倘使我媽知之，道我對客悲傷，必加譴責。幸君開懷飲酒，妾當鼓琴以勸。」干城心中想道：「只為他姿容態度彷彿前妻，故此有心一問。但覺交淺言深，未免唐突了。」但聽媚娘鼓胡琴，唱吳歌。唱道：

姐兒窗下繡鴛鴦，薄福郎君，搖船正出子個浜。姐兒子個郎，來針綉子手。郎兒子個姐，來船也介橫。

干城道：「小生船已橫矣，姐姐莫非針綉了手麼？」兩人笑飲一回。飲罷，媚娘添香剪燭，漱口洗腳，做了一番上牀的工夫，雙雙又入了被窩，尤雲帶雨。

次朝，直至日上欄杆，方才起牀。慢騰騰的梳了洗，理了妝，抹抹骨牌，彈彈絲弦，下下圍棋，打打雙陸，不是茶來，就是酒到，一連度了五日。

到第六日早間，桂媽走到門邊，叫媚娘出去，故意響響的說道：「江爺之物，今已完成，恐有他客到來不便。今日可辭了他。」媚娘回言道：「曉得，且看。」桂媽道：「不必看，辭他便了。」媚娘點點頭，轉身來理妝。干城在牀上聽見，想道：「鴛鴦從來無義，但覺此人更惡！我十二兩紋銀，難道住了五夜，就來逼我出門？只是不捨得媚娘。便再破幾十兩，這也是說不得的。」也就起來，梳洗完了，對媚娘道：「適才汝媽所言，我已聽見。卿之恩愛，何忍遽拋！我去再拿銀來，重圖歡會。只是一件，今日倘有客來，賢卿可曲辭之，我立刻即至矣。」媚娘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郎君可速去速來。」干城應了一聲，急急抽身出門，忙忙走到寓中。只見寓門鎖得牢牢的，十分掃興，就急急的去問鄰人：「可知我家江升到那裡去了？」鄰人道：「他連日為主人不歸，在此啾啾唧唧的掛念。今日想是來尋你了。」干城連連跌腳道：「誤事！誤事！我有緊要事情，要銀子用，那裡等得他來？」

鄰人見他急躁，往內拿出一把椅來，說道：「江大爺，且坐坐，他想必就來。」干城坐了又立，立了又走，走了又坐，東衝西撞，竟似見鬼的一般。鄰人問道：「大爺有何急事？」干城道：「近邊可有銅鐵匠人會開鎖的麼？你們肯去叫來，我情願送二錢銀子。」鄰人道：「去叫了來，盛價好到了，何苦又破鈔呢？」干城自念道：「咳！此時決有客了，怎處？怎處？」鄰人道：「大爺，有何客人？在那裡？如此慌忙。」干城道：「這鎖你們有舊鑰匙可以開得麼？」鄰人道：「這是一把徽州八面須的好鎖，沒有這樣的鑰匙。」干城自念道：「小的是不的，只怕老的無情，決要另接了。」鄰人問道：「那個無情？大爺莫非與他角口，故此要銀用麼？」干城道：「你們可看見這老奴才往那一頭去了？」有一鄰人道：「我看他望南去了。」干城道：「我去尋他。」鄰人道：「尋人不如等人好。大爺可耐坐片時，他自然來。」干城道：「不好了，遲了，決決有客了！我去望一望，訂一訂又來。」急急亂跑去了。

剛剛干城轉身，江升已回來了。鄰人看見，說道：「你主人方才在此，有急事要銀子用，好不焦躁。看他言顛語倒，竟似著鬼的一般。我們留他坐了等等，他說道『我去望一望，訂一訂又來』，不知有何事故。」江升道：「我主人五夜不回，必然去嫖了小娘，著了魔神，故此又來拿銀。」鄰人道：「哦，是了，是了。我們方才問他，他口中自言自語道：『此時決有客了，怎處？』我們又問他有何客人，如此慌張。他口中又說道：『小的是好的，只怕老的無情，決要另接了。』後來又說來說去，只見叫一聲道：『不好了！決決有客了！』亂跑而去。」鄰人大家笑了一笑，各各走散。

且說干城急到媚娘家來，只見門兒緊緊閉著，叩了兩下。桂媽出來開門，干城一頭望裡邊闖去。桂媽忙忙將身截住，道：「今日有客了，乞江爺暫寬一夜，明日來罷。」干城聽了，就如一桶冰水潑來，十分掃興，呆了半晌，說道：「我方才與令愛訂約，原說拿銀即來，教他辭客，為何又接了？」桂媽道：「我們子妹人家，見了銀子，是要接的。難道現的放去了，倒望誰的？小女也曾再三婉辭，因他是個上京兵部公子，勢頭大，擔當不定，只得招接了。」干城沉吟了一回，無奈，含羞走出。踱了回來，咬牙切齒，恨著江升。

到寓中一見江升，亂跳亂嚷亂罵道：「老狗才！主人不在，你該守寓，竟丟了去頑耍。要爾這誤事奴才在此做恁？」江升分辯道：「小人因主人連夜不歸，心中掛念，特地來尋。有何誤事，著何緊要，破口罵小人？主人若要銀用，只須拿去用，不管小人事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取出箱來，捧將過去。干城含了怒氣，開了箱兒，把十兩一封的取了五封，又取碎銀一小封，放入腰間，竟自出門而去。

江升想道：「主人今日破面罵我，我便飄然去了，這也不難。只是他入了迷魂陣中，這四五百銀子，一勺水，有幾次徜徉，少不得到鄭元和地位。我係三代老僕，豈忍見主人落泊飄流！畢竟候他意氣和平時，苦死阻勸一番。倘主人執性不改，然後飄然辭去，他無怨，我無悔了。」按下不題。

且說干城拿了銀子，行了數百步，恰好遇見馮人便，作揖道：「數日不見，如隔三秋哩。」人便問道：「江兄可在媚娘處出來麼？」干城道：「噯！說起真個心疼。」人便道：「為何？」干城把老奴誤事，媚娘有客，如今有銀之事說了一遍。人便道：「江兄既然有銀，小弟同去交與桂媽。今日自然罷了，明日依舊為入幕之賓，竟圖久計，豈不是好？」干城道：「小弟正是此意。」

二人踏到門前，叩了兩下。裡面桂媽出來，問知是馮相公，開門，看見干城同在，說道：「今日偏背江爺哩。不知馮相公有何話說？」人便道：「江爺要與你女圖個長久歡娛，先有白銀五十兩在身。」未曾說完，桂媽便笑堆滿面道：「此處不便說話，公子相公正在小女房中。請進裡面坐談。」引了到自己臥房中坐下，擺出許多茶果，怨殺許多罪過，又笑說道：「江爺今晚不要去別戀新人，忘卻了小女。」人便道：「看他性命俱在你女兒身上，這也不必多慮。」江干城只為面前不見了媚娟，不比昨日能笑能言，竟似呆木一般了。正是：

分明人在小樓中，咫尺猶如隔九穹。

楊柳依依不改綠，桃花又向別人紅。

江干城入了迷魔，看得五十兩銀子就如石塊一般，軟軟的取出來，送與桂媽了。當日，人便見干城無聊無賴，又引到一妓家過夜。只因心在媚娟，雖然一般做事，只是點名畫卯而已。

次日午前，到媚娟家來，又回說公子花園有酒，要接去侑觴，還有四五日哩。干城心中煩惱，邀了人便，踱到自己寓中，意欲談談心事，消遣消遣。叫江升：「拿拜匣來，我要銀用。」江升吃驚道：「大爺昨日拿去的五十兩銀子呢？」干城道：「是我的銀子，是我用去了，難道要你管我不成？」江升只得送過拜匣。干城取出碎銀，稱了三錢，叫買魚肉酒菜之類。江升接了銀子，只得去買辦，見主人將銀亂潑，口中叫苦叫屈，眼中不覺垂淚。

干城沒有心機，竟引了人便，直到自己臥房坐下，大開拜匣，將銀子一封一封取與人便看看，說道：「此物乃弟與娟娘天長地久之物也。」然後收拾鎖好，放在牀頭。俗語說得好：「財不露白。」黑烏目朱見了白銀子，除是正人君子才不動心。只道人便是個好人，那知他肚中已做成一篇銀子文章了。正是：

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。

生平假忠義，見利也偏心。

且看馮人便做這些銀子的文章，如何入手，如何立局，如何結構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評：媚之淒惋處愈見風情。中末擬鴛家之惡態，寫干城之風癡，無不曲肖。媚令人憐，鴛令人歎，江令人笑，此（後缺）。